

朱立文

春的记忆

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，从头到脚都是新的——朱自清

曾有人问过，然而我记不确切是谁问起，仿若很多人都有问过我，当然，答案是不尽相同的，因为毕竟问的人不相同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素，时间也已过去有好几年了，所以，慢慢地，这个问题就要从记忆中淡了去，今晨十点半才起了床，遗憾荒废了难得的悠闲，没好好听听这山中近黎明时独有的清静，没有巨树，故也没有粗糙感，但闻闻喧嚣前露滴儿吐露的温软，用心的，像诵诗似地，感受早间松的声，竹的韵，禽的歌，和扯着嗓子咿呀咿呀瞎嚷嚷的虫子，不温不火像老头子烟嘴里袅袅上升的白烟一般的钟声。不也是我要的，有极其深远意义的美。万事已然太晚，我只能摇摇头，对着满目的春景拂袖而去。是啊，我给友人几乎相同的答案，那就是秋，秋有“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”的哀婉的高远，是博大的，非奢侈的回归。然而，我从来没给这个季节留

下点什么，纵然是只言片语也没有，倒不是我不爱他，吝惜我手中的笔墨，正是因为四个时节中，每每到了秋，心境就开始狂喜转而焦灼，难得平和下来，秋的风，秋的雨，秋色和秋光都要融化在其中，到最后，心中纵有千言，亦已无处逃避，只能作罢了。

倒是春，她仿似和我前世相识，有过一段未了的情缘，在某个窗户外，抑或某个静静的山坡，某个沉沉暮霭的下午，我们一同听着时缓时急的掺和着天空和地上的种种鸣籁，听着青山里吹来的纯粹的，透着冰水似的明澈的笙箫，结下了难解之缘。那何不趁着现在大家都还年轻，趁着这个群花斗艳，草木昆虫都争先恐后地跑出来玩耍嬉戏的时节，好好的暖暖心窝，叙叙前缘。

万象回春，春之为起点，万物复苏。秋是属于老人和悲情诗人的，然而我两者皆不是。每逢二月早春之交，柳条儿绿绿的线条上挂满了细珠，她带着隐约而来的鸭绒般的嫩黄，却有一种近看却无的意

趣。我以为，春之伊始，非以冰消雪融为开端，冰雪消化，带来的沁人心脾的清爽，仅仅能作为冬留给新时节的最后一份厚礼。春江水暖鸭先知，笨拙肥胖的鸭子，不也是感觉到柳岸边的新绿倒映在水里的暖意才得意的吗？春天必然曾经是这般的：从绿意悄然的老山头上，一把冷的雪再也撑不住了，扑哧一声笑出了声音，冰肌玉骨于是笑成了绿的天地，和花的世界。某一首，不，不止一首，应该是一首首欣欣然的儿歌便从云间一直唱，一不留神溜到了那座有树有庄稼的山坡上，到了山顶，再到了山麓，到了低低的草原，到了稀疏荒凉的荒村，敲醒了篱笆外沉睡的春草，春草便欢呼雀跃起来，打了个滚，蹦到了篱落内，唤醒冬日里终日蜷缩在窝棚里的狗儿。风儿过处，尽是暖意和融合，尽是干净与纯洁。最重要的，这一首首歌儿，缓缓悠悠的唱着，唱着，越来越急，越来越欢快，唱入到暖酥酥软融融的春泥里，于是，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地回春便开始了。

春是一位美丽的、妖娆的、可爱的、清新的画家，她给大地泼墨，于是小河边，屋檐下，甚至是昏暗潮湿的墙角都染上了绿。细处，在尖尖的树梢，娇嫩的小草头上，她开始描各种花色，各类样式的眉，再上粉，抹红。像前世修来的，只需几天时间，顶多一个星期，你的，我的楼窗开处便是一片葱葱葱葱的林海，林海之外，便连云海也是绿的了，黎明时的日光，夜阑时的月光，星光，或洒水般，洋洋洒洒的铺盖到大地，照的花儿，草儿，树，藤全都金光闪闪，或流云般，极温柔的，极缓和的。

一只麻雀，得意洋洋地飞上天去，要丈量天地之宽，一只蝴蝶，摇摇摆摆地跨过门前的溪流，要去测测海水的蓝，小孩子们欢天喜地的，要证明自己长大了，会飞了，你看，那白云下闪烁密密层层的风筝，不就是每个孩子最童真的希望吗！

古诗云：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；林花扫更落，径草踏还生。春之为春，在于其旺盛的生命力，在于其新生之美。时节如此，何况人乎！

诗歌

春

区文化委 苗天娥

鸽子

将春天谱成一曲曲交响乐
哨音在城市上空回旋

山桃

将春天绘成一幅幅水粉画
浓淡在山川大地间铺陈

蜜蜂

将春天酿成一杯杯香醇酒
甜美在人们心头弥漫

风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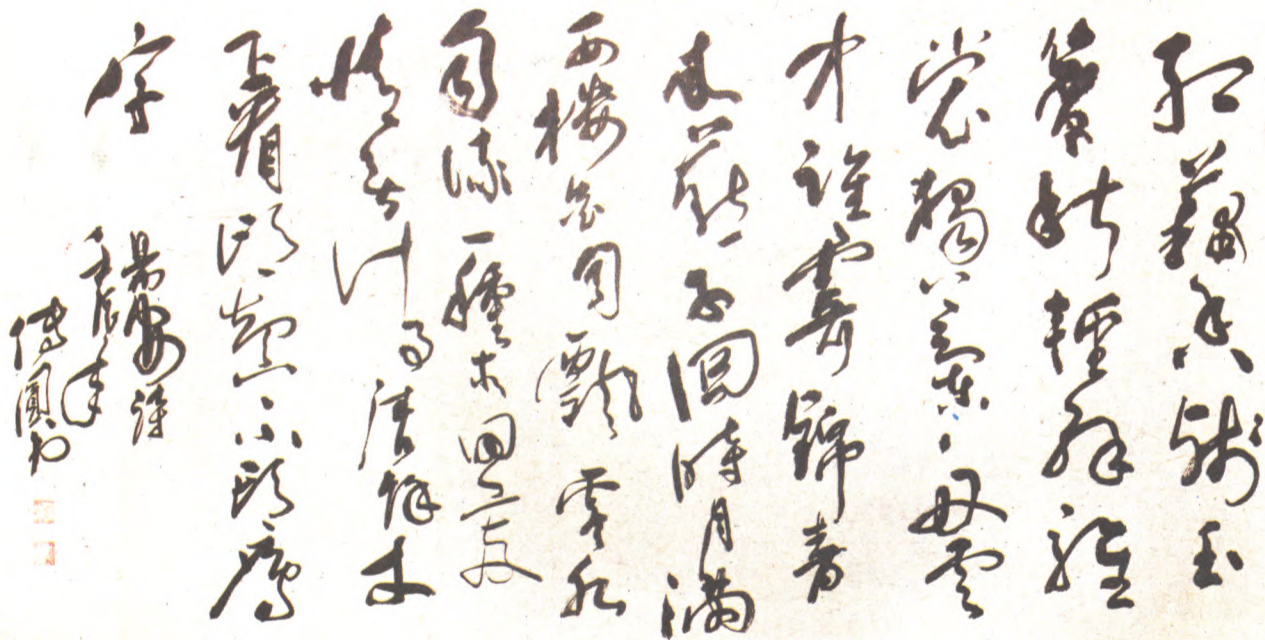
将春天当成一声声小螺号
稚童牵引下冲向白云

诗人

将春天写成一行行长短句
你唱 我诵 他吟

春天啊

萌生的不只是柳绿桃红
还有心情



敬燕军书法作品

花卉与人生

我家的阳台只有四平米多一点，放着十余种数十株花。这些花长势各有各的样，但我从它们的生长情况中悟出了一些道理。

(一)芦荟

芦荟在家中呆了有六七年了，长得有半米高。因为太高，重心不稳，所以很自然地倒向旁边去，靠在墙上，也没人去管。久而久之，它就长成了歪的。而且现在如果去扳正它，它还会断掉，所以只能让它靠在墙上，看着它越长越歪，无能为力。

这芦荟就像那些坏人，刚开始有点小毛病，无人给他纠正，久而久之，小毛病成了大问题，怎么也改不了了。所以，我从

芦荟上明白了：发现问题，要马上解决，发现错误，要立马改正。不然小错变大错，再改已经来不及了。

(二)文竹

文竹本应直立生长，可到了我家，不知怎么变成了蔓生的，像牵牛花似的在其他植物上缠呀，绕呀。可这缠绕却害了它。它虽然主干长了一米多长，比原来的多了几倍，可主干上边几乎没有叶子，末端也干枯了，反倒远不如原来好看。

文竹本来很好看，可这棵文竹一味地疯长主干，结果弄得主干也变细了，叶子也变得光秃秃了。这让我联想到了学习。就像一个人，本来应该专攻几方面，在这几方面十分精通，可他偏偏使劲儿学

各方面的东西，最后看似懂得多，可每一方面都只会一点点，没一方面拿得出手。所以，文竹告诉了我：学习不但要博，更要精。

(三)吊兰

吊兰在我家长势极好，比刚来时长了好几倍。叶子也变得又长又绿。我对它分外喜爱，可妈妈却说它长得乱七八糟，没有丝毫美感。我觉得它并不乱，十分美丽，但妈妈就是不欣赏它。

我觉得吊兰就像那种怀才不遇的人，没人认可他的才干，纵然他满腹学识见解，可没人欣赏，远大抱负怎能实现？虽然也可能有人欣赏他，可这些人偏偏又没什么权利，爱莫能助。

(四)仙人掌

三年前，我家买来两株仙人掌，一株绿的，一株灰绿色。刚买来的时候，灰仙人掌还高举着两朵粉红色的小花，开得正艳。全家人就都喜欢灰色的仙人掌，绿色的仙人掌也就浇点儿水，瞟都不瞟一眼。后来，灰仙人掌的花谢了，渐渐的，它的根烂掉了，而绿仙人掌却活力依旧。

绿仙人掌因为一直青翠不减，反倒令人心生尊敬。我们更不应像灰仙人掌似的那类人一样，一开始分外美丽，可过不了多久就原形毕露。我们不一定非只求一时光鲜，应当有一世活力。而且看事物不能只看一时，要学会从长远考虑。

李卓亭